

悉尼之行 - - - Adam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09/2021_2022__E6_82_89_E5_B0_BC_E4_B9_8B_E8_c107_209436.htm 这次去悉尼筹备了很久，呵，是不是很好笑呀，卧龙岗去悉尼这个不到1个半钟的车程的近行，也需要筹备。其实不然，对于俺来说，这可是只身坐火车去悉尼的处女之行，一切的一切完全是陌生的。以前去过一次悉尼，那次说的好听点完全是兴致所致，说的不好听就是突发神经，三更半夜，一伙四人，两男两女，毫无目的，夜闯悉尼。好家伙，大半个悉尼竟给我们在短短的四个小时中玩了个遍，从而导致了俺以后对悉尼的不置可否。我是一个不能马上进入状态的人，在这突击四小时中虽是晃完了大半个悉尼，但给我的感觉就是在梦游，而那时的时间也的确处在大部份人的睡眠时间之中，故为它的可信度又添了几分。这次，这次终于在长时间的准备中认识到了悉尼的美丽，或者说是过程的美丽。篇章一之巧遇网友 和她是 在tigtag认识的。她是一个非常热心，善良的女孩。在网上我一直是以小弟而自居。以前只是知道她在澳洲，后来在不断的相互了解下，知道了我们竟在同一间学校（wollongong),不同的是她在悉尼分校，而我在本校。这次的悉尼之行得到了她的大力支持，哈，免费的导游哦，这可是我最缺的。终于，在放假百无聊赖，假借找part-time job之东风，向梦中的悉尼飘去。火车，一种在澳洲最普遍，最经济，最方便的代步工具，当然成了我的首选，可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火车怎么坐？:-O（丛生一片我倒之声）对于一个从来都只是穿梭于国内大城市之间的火车站的我来说，从来没想象过澳洲火车站

的之简，它的简是让人难以置信的简，两边的站台，一边一排的座椅，坐在一个比保安亭还小的售票间的大叔，这就构成了一个澳洲第九大城市的北火车站，如果不是在同学们的一提醒下，我一定会以为那是一个买报的大叔。掏出早准备好的10.2dollar，买了一张往返票。叫他给我一份time table，他老人家好象是真的老了，无力的指了一下窗口的note说早空了。这时我不禁对今天早上同学好心施于而被我“狠心”拒绝的time table恨的只咬牙。更巧的是，就在这这时来了一辆豪华标准的子弹头火车，不，如果按长度来算的话，最多也只有国内的1/3，所以说它是小型火车更合适一点。刹住观赏之心，急忙向着一个看上去像国人模样的大哥问道"Is that going to central?"，"what?,centre?"大哥神情急切的问到。我顺着他的眼神望去看到火车门好象有关的趋势，不会吧，两分钟不够就开了!!知道了他的焦虑。我回头刚想强调一下是"central",发现他已经出现在火车门的门口了。这时，大脑给我的只有一个指令，跟上去，不管是死是活，我可是受够了等车之苦，以前等bus不到1个小时它是绝对不会出现的，等火车，我可不敢试。刚在车厢里站稳，车就动起来。刚才在外面是感受到豪华而已，而里面是真真切切的享受到它的豪华，刚才说到它微型，可里面确一点也不含糊，给人一种相当舒适，宽敞的感觉。它分上下两层，我毫不犹豫的选了上，因为早听说卧龙岗到悉尼的风景是很美丽的。可我忘了，此时连它是不是去悉尼的也还没搞清。上一楼，就看到了刚才的那位大哥，见他正和他的朋友用纯正的普通话谈着。* ¥ # @ ! * &，凑着笑脸，用着那超重南方口音的普通话问到：“大哥，这车是去悉尼中心的吗？”，是呀，是去central

的。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红着脸，去了楼下，但心中在那唱的是“妹妹的，大胆的往前走。。。。”。俺的悉尼之行就这样正式开始了。火车刚开了不够10分钟，就见到了一个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美景，我只是知道周围的鬼佬都在那哇哇大叫，“fantastic；oh, my god”的叫个不停，我想他们也许只是到这来的游客吧。当然我也被这样的场景深深的震撼，以前早在国内时就见到tigitag的战友们如何如何形容这里的景色之美，之壮观，但不经过亲身的经历是永远无法想象和体会的。就好象以前去长城之前，知道它是壮观，雄伟的。但等到我亲身经历时，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感觉充斥着全身，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在长城上大喊大叫，我想这大概就叫做体会吧，那是一种将精神和物联系在一起的感觉。此时印入眼帘的是中远处那一望无际、深蓝的大海。远方天际悬挂着的几艘帆船，和脚下的万丈深谷与那郁郁葱葱的森林。这怎又不叫人心动，我甚至有跳出火车，尽情饱览的冲动。很可惜，这样的美景只持续了不够2分钟，虽觉可惜，但亦满足，我知道它给我接下的行程给了一个无限美好的开端，更坚信即将到来的亦是美好的。随着火车不继的接近central站，我的心情是越来越紧张，为啥，怕的竟是坐过站，我想熟知悉尼火车线路的朋友一定又要哑然失笑了。因为central站是一个终转站，做什么车都要在那下。可怜我神经嘻嘻的每到一个站，就问不同的老外：“Is that central station?”，弄到后来，他们一个个都象看怪物一样。还好，在这时，火车也到central站了，马上一个箭步直插出去，随着外面的人潮向“出口”涌去，在我心中一直有个概念，就是随大队总没错。这有点象当年在广州火车站时的人潮涌涌，我在夹缝中穿插着，哈，

好亲切的感觉！随着一系列的潮起潮落，一个残酷的事实又摆在了我面前，我发现我又到站台了，不同的是这是悉尼市交的火车站台。我晕，在慌忙中，我依稀记起，在我下火车时，好象有一部份人从我左边的出口走了出去。这时才恍然大悟。好不容易出了central站，心中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尽快拿到一份time table，眼角余光一扫，看到了售票处，大步流星的冲了过去，哇，我想现在是高峰期，排了好长的队，心中一再的衡量了time table的重要性，心一衡就硬着头皮等了。终于轮到我了，把这10几分钟在心中早练习过百千次的，认为以自己最标准的发音说了声：“could you give me a time table?”，却见那人头也没抬，手也是无力的往左指了指。咦，这位仁兄可正值壮年，风华正茂之时，干嘛也学wollongong站的老伯呀？随着他手指的方向，看到了个information station，窗口几乎没人，不禁又一阵的*^%#^^。拿到time table，小心奕奕的收入包中，还不忘在包上拍了拍，回想起那时的感觉就好象是如获至宝。心中踏实后，打了个电话给大姐，电话是她室友接的，说她正在洗澡，叫我坐火车到musume站，天！我怕了，我那还敢马上又上“贼车”呀，只好说，我去immigration那等她，就匆匆挂了电话。（在这之前，我们说好是在immigration等的）。问了人immigration的方向，这次很容易的就找到，呵，大概是经验值加强了，等级升了吧！working visa办的很顺利，只用了10分钟就搞定了，老外的效率和国内就根本不是一个档次，想当初办出国证明材料的时候跑东跑西，简简单单的一个银行存款证明也跑了不下10次，储蓄所 - - - 支行 - - - - 分行，天啊，想起来都心有余悸。那时心中都不知道把国内的政府部门骂了N遍。

办好working visa，等了没多久，就看到一个貌似大姐的人出现了，之所以说是貌似，是因为这还是我和她的第一次见面，以前只是看过她的照片。看着她满头大汗的样子，我知道九成是她了，正当我准备叫她时，她已经叫我了，哈，有可能是我发给他的照片清楚很多，加上我在那气定神闲的样子，她一定确认无疑了。多多少少的和她寒暄了一下后，我毫不客气的很有绅士风度的手往前伸，腰成120度弓形的说了声：“导游请”。一幅接下来任由摆布的样。咱们的第一站选择了她的学校 - - - wollongong--sydney。因为我以前总有着一种幻想，想转到悉尼来读。可这次让我真真切切认识到那只是幻想，我甚至怀疑我是不是天生的唯美主义者，只能生存在幻想之中。这并不是一时的突发感慨，而是由长年的经验求证所得的结果。让我放弃的原因有二，一：它只是一个连校园也没有，看书还要去隔壁UTS图书馆的一幢像国内英语培训班一样的building。二：它根本就没有本科学位可读。呵呵！离开了令人失望的学校，漫步在悉尼的主街george street上，大姐她充分发挥着她天生的导游才能，不断的跟我介绍：“这是悉尼最出名的同性恋酒吧，这里又是世界最出名的同性恋聚集广场，那里又是同性恋一条街，而再转一个弯就到她家了。天啊，她在这种地方也敢住下去。后来一想也就不奇怪了，她那里处在市中心的centre，照理说应该是黄金地带房价非常贵才对，可她们的房租也才90dollar一周，还包了一切其它费用。我住在wollongong那街无行人，鸟不生胆，以车代步的“荒地”还要95dollar一周呢！看来homosexual们还真会为人们带来福利。进入house，那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学生合租房，在不算大的空间里，住着5个学生，还好已经走

了2个，要不然还真没可坐的地方。抬头望望钟，时针已经指向2了，我可是早餐匆忙中只吃了快面包的呀，现在想到这，肚子也抗议了。大姐很是善解人意，立即就开工了。我也没什么可以帮的上忙的，就很习惯的来到电脑前上网，他们那是ADSL,在大城市就是不同呀，不但方便，而且便宜，可下载3GB。wollongong可还没这个服务。大姐打开了一个网页说是她男朋友做的，而还说她男朋友是网上认识的。我那时只是嘲笑的说了句，那靠不靠的住呀？她也只是笑了笑。在我尽情的享受着极速冲浪的快感时，不防有种香味竟绕鼻不散，调头一看，眼下是那虽不丰盛，但色香味俱全的精致小菜。俺也毫不客气，狼吞虎咽，风卷残云，一扫而空。吃完不忘用舌头抹抹那油腻的嘴，我想这应该是油嘴滑舌最真实的写照吧！刚吃完，安就回来了，他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可靠的男仕，举手投足之间透露着成熟，稳重。很快咱俩就聊开了，后来竟得知他的女朋友也是在网认识的，这可真令我真是吃惊不小，一个这么稳重的男人也相信网恋！！在短短的1个小时内，我就认识了俩个网恋成功之人，加上我那来悉尼5年的朋友也曾说过她现任男朋友也是网上认识的。oh,my god!我能说什么，只能证明网恋不可靠之说也不是完全正确的。以前说在网上只有文字的交流，但现在语音，照片，E - cam等等都为网恋提供了一个更可信的平台。想着想着，我想到了她，她是我刚认识不到1个月，正准备过来澳洲读书的网友，我们在这短短的一个月中从相遇到相识，相知，而现在每天最期盼的是就是在网上见到她并聊上一两个小时。在不知不觉中我发现我似乎有了点喜欢她，但我的 出国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国,留学,移民,澳洲,澳大利亚,加拿大,英国,美国,法国,

日本,新西兰 这次去悉尼筹备了很久,呵,是不是很好笑呀,卧龙岗去悉尼这个不到1个半钟的车程的近行,也需要筹备。其实不然,对于俺来说,这可是只身坐火车去悉尼的处女之行,一切的一切完全是陌生的。以前去过一次悉尼,那次说的好听点完全是兴致所致,说的不好听就是突发神经,三更半夜,一伙四人,两男两女,毫无目的,夜闯悉尼。好家伙,大半个悉尼竟给我们在短短的四个小时中玩了个遍,从而导致了俺以后对悉尼的不置可否。我是一个不能马上进入状态的人,在这突击四小时中虽是晃完了大半个悉尼,但给我的感觉就是在梦游,而那时的时间也的确处在大部份人的睡眠时间之中,故为它的可信度又添了几分。这次,这次终于在长时间的准备中认识到了悉尼的美丽,或者说是过程的美丽。篇章一之巧遇网友 和她是在tigtag认识的。她是一个非常热心,善良的女孩。在网上我一直是以小弟而自居。以前只是知道她在澳洲,后来在不断的相互了解下,知道了我们竟在同一间学校(wollongong),不同的是她在悉尼分校,而我在本校。这次的悉尼之行得到了她的大力支持,哈,免费的导游哦,这可是我最缺的。终于,在放假百无聊赖,假借找part-time job之东风,向梦中的悉尼飘去。火车,一种在澳洲最普遍,最经济,最方便的代步工具,当然成了我的首选,可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火车怎么坐? :-O (丛生一片我倒之声) 对于一个从来都只是穿梭于国内大城市之间的火车站的我来说,从来没想象过澳洲火车站的之简,它的简是让人难以置信的简,两边的站台,一边一排的座椅,坐在一个比保安亭还小的售票间的大叔,这就构成了一个澳洲第九大城市的北火车站,如果不是在同学们的一提醒下,我一定会以

为那是一个买报的大叔。掏出早准备好的10.2dollar，买了一张往返票。叫他给我一份time table，他老人家好象是真的老了，无力的指了一下窗口的note说早空了。这时我不禁对今天早上同学好心施于而被我“狠心”拒绝的time table恨的只咬牙。更巧的是，就在这这时来了一辆豪华标准的子弹头火车，不，如果按长度来算的话，最多也只有国内的1/3，所以说它是小型火车更合适一点。刹住观赏之心，急忙向着一个看上去像国人模样的大哥问道"Is that going to central?"，

“ what?,centre?"大哥神情急切的问到。我顺着他的眼神望去看到火车门好象有关的趋势，不会吧，两分钟不够就开了!!知道了他的焦虑。我回头刚想强调一下是"central",发现他已经出现在火车门的门口了。这时，大脑给我的只有一个指令，跟上去，不管是死是活，我可是受够了等车之苦，以前等bus不到1个小时它是绝对不会出现的，等火车，我可不敢试。刚在车厢里站稳，车就动起来。刚才在外面是感受到豪华而已，而里面是真真切切的享受到它的豪华，刚才说到它微型，可里面确一点也不含糊，给人一种相当舒适，宽畅的感觉。它分上下两层，我毫不犹豫的选了上，因为早听说卧龙岗到悉尼的风景是很美丽的。可我忘了，此时连它是不是去悉尼的也还没搞清。上一楼，就看到了刚才的那位大哥，见他正和他的朋友用纯正的普通话谈着。*¥#@!*&，凑着笑脸，用着那超重南方口音的普通话问到：“大哥，这车是去悉尼中心的吗？”，是呀，是去central的。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红着脸，去了楼下，但心中在那唱的是“妹妹的，大胆的往前走。。。”。俺的悉尼之行就这样正式开始了。火车刚开了不够10分钟，就见到了一个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美景，我

只是知道周围的鬼佬都在那哇哇大叫，"fantastic； oh, my god"的叫个不停，我想他们也许只是到这来的游客吧。当然我也被这样的场景深深的震撼，以前早在国内时就见到tigitag的战友们如何如何形容这里的景色之美，之壮观，但不经过亲身的经历是永远无法想象和体会的。就好象以前去长城之前，知道它是壮观，雄伟的。但等到我亲身经历时，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感觉充斥着全身，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在长城上大喊大叫，我想这大概就叫做体会吧，那是一种将精神和物联系在一起的感觉。此时印入眼帘的是中远处那一望无际、深蓝的大海。远方天际悬挂着的几艘帆船，和脚下的万丈深谷与那郁郁葱葱的森林。这怎又不叫人心动，我甚至有跳出火车，尽情饱览的冲动。很可惜，这样的美景只持续了不够2分钟，虽觉可惜，但亦满足，我知道它给我接下的行程给了一个无限美好的开端，更坚信即将到来的亦是美好的。随着火车不继的接近central站，我的心情是越来越紧张，为啥，怕的竟是坐过站，我想熟知悉尼火车线路的朋友一定又要哑然失笑了。因为central站是一个终转站，做什么车都要在那下。可怜我神经嘻嘻的每到一个站，就问不同的老外：“Is that central station?”，弄到后来，他们一个个都象看怪物一样。还好，在这时，火车也到central站了，马上一个箭步直插出去，随着外面的人潮向“出口”涌去，在我心中一直有个概念，就是随大队总没错。这有点象当年在广州火车站时的人潮涌涌，我在夹缝中穿插着，哈，好亲切的感觉！随着一系列的潮起潮落，一个残酷的事实又摆在了我面前，我发现我又到站台了，不同的是这是悉尼市交的火车站台。我晕，在慌忙中，我依稀记起，在我下火车时，好象有一部份人从我左

边的出口走了出去。这时才恍然大悟。好容易出了central站，心中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尽快拿到一份time table，眼角余光一扫，看到了售票处，大步流星的冲了过去，哇，我想现在是高峰期，排了好长的队，心中一再的衡量了time table的重要性，心一衡就硬着头皮等了。终于轮到我了，把这10几分钟在心中早练习过百千次的，认为以自己最标准的发音说了声：“could you give me a time table?”，却见那人头也没抬，手也是无力的往左指了指。咦，这位仁兄可正值壮年，风华正茂之时，干嘛也学wollongong站的老伯呀？随着他手指的方向，看到了个information station，窗口几乎没人，不禁又一阵的*^%#^^。拿到time table，小心奕奕的收入包中，还不忘在包上拍了拍，回想起那时的感觉就好象是如获至宝。心中踏实后，打了个电话给大姐，电话是她室友接的，说她正在洗澡，叫我坐火车到musume站，天！我怕了，我那还敢马上又上“贼车”呀，只好说，我去immigration那等她，就匆匆挂了电话。（在这之前，我们说好是在immigration等的）。问了人immigration的方向，这次很容易的就找到，呵，大概是经验值加强了，等级升了吧！working visa办的很顺利，只用了10分钟就搞定了，老外的效率和国内就根本不是一个档次，想当初办出国证明材料的时候跑东跑西，简简单单的一个银行存款证明也跑了不下10次，储蓄所 - - - 支行 - - - 分行，天啊，想起来都心有余悸。那时心中都不知道把国内的政府部门骂了N遍。办好working visa，等了没多久，就看到一个貌似大姐的人出现了，之所以说是貌似，是因为这还是我和她的第一次见面，以前只是看过她的照片。看着她满头大汗的样子，我知道九成是她了，正当我准备叫她时，她已

经叫我了，哈，有可能是我发给他的照片清楚很多，加上我在那气定神闲的样子，她一定确认无疑了。多多少少的和她寒暄了一下后，我毫不客气的很有绅士风度的手往前伸，腰成120度弓形的说了声：“导游请”。一幅接下来任由摆布的样子。咱们的第一站选择了她的学校 - - - wollongong--sydney。因为我以前总有着一种幻想，想转到悉尼来读。可这次让我真真切切认识到那只是幻想，我甚至怀疑我是不是天生的唯美主义者，只能生存在幻想之中。这并不是一时的突发感慨，而是由长年的经验求证所得的结果。让我放弃的原因有二，一：它只是一个连校园也没有，看书还要去隔壁UTS图书馆的一幢像国内英语培训班一样的building。二：它根本就没有本科学位可读。呵呵！离开了令人失望的学校，漫步在悉尼的主街george street上，大姐她充分发挥着她天生的导游才能，不断的跟我介绍：“这是悉尼最出名的同性恋酒吧，这里又是世界最出名的同性恋聚集广场，那里又是同性恋一条街，而再转一个弯就到她家了。天啊，她在这种地方也敢住下去。后来一想也就不奇怪了，她那里处在市中心的centre，照理说应该是黄金地带房价非常贵才对，可她们的房租也才90dollar一周，还包了一切其它费用。我住在wollongong那街无行人，鸟不生胆，以车代步的“荒地”还要95dollar一周呢！看来homosexual们还真会为人们带来福利。进入house，那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学生合租房，在不算大的空间里，住着5个学生，还好已经走了2个，要不然还真没可坐的地方。抬头望望钟，时针已经指向2了，我可是早餐匆忙中只吃了快面包的呀，现在想到这，肚子也抗议了。大姐很是善解人意，立即就开工了。我也没什么可以帮的上忙的，就

很习惯的来到电脑前上网，他们那是ADSL,在大城市就是不同呀，不但方便，而且便宜，可下载3GB。wollongong可还没这个服务。大姐打开了一个网页说是她男朋友做的，而还说她男朋友是网上认识的。我那时只是嘲笑的说了句，那靠不靠的住呀？她也只是笑了笑。在我尽情的享受着极速冲浪的快感时，不防有种香味竟绕鼻不散，调头一看，眼下是那虽不丰盛，但色香味俱全的精致小菜。俺也毫不客气，狼吞虎咽，风卷残云，一扫而空。吃完不忘用舌头抹抹那油腻的嘴，我想这应该是油嘴滑舌最真实的写照吧！刚吃完，安就回来了，他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可靠的男仕，举手投足之间透露着成熟，稳重。很快咱俩就聊开了，后来竟得知他的女朋友也是在网认识的，这可真令我真是吃惊不小，一个这么稳重的男人也相信网恋！！在短短的1个小时内，我就认识了俩个网恋成功之人，加上我那来悉尼5年的朋友也曾说过她现任男朋友也是网上认识的。oh,my god!我能说什么，只能证明网恋不可靠之说也不是完全正确的。以前说在网上只有文字的交流，但现在语音，照片，E - cam等等都为网恋提供了一个更可信的平台。想着想着，我想到了她，她是我刚认识不到1个月，正准备过来澳洲读书的网友，我们在这短短的一个月中从相遇到相识，相知，而现在每天最期盼的是就是在网上见到她并聊上一两个小时。在不知不觉中我发现我似乎有了点喜欢她，但我的